

赣超：
红土地的足球狂欢

□黄涛

“散装”的裂痕，但会是“赣超”赛场上最耀眼的火花。当橙衣军团、青花战队、药都铁卫们在赛场上奔跑拼搏，每一粒进球都浸染着泥土的芬芳和家乡的骄傲，这份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归属感，比金牌更闪亮。

“赣超”的根，是扎根这片红土地的我。场上飞奔的，是讲台上的老师、果园里的老农、穿街走巷的外卖小哥、指尖生花的工匠；看台上嘶吼、屏幕前拍红巴掌的，是隔壁大嗓门的阿姨、巷口酸枣糕店的老板和刚放暑假的小孩哥。你瞧！南昌队上场，皮蛋肉饼汤的醇香混着拌粉的油辣子味儿，裹着震天呐喊直往肺腑里钻；萍乡队破门，一勺非遗美食莲花血鸭的滚烫热辣，瞬间点燃全场；赣州的主场更见大气，一份融合了客家风情和宋城元素的文创礼包，成了献给客队球迷最“赣味儿”的“接风酒”。这哪是单纯的足球赛？分明是赣鄱大地用滚烫的热情、扑鼻的烟火气、暖心的人情味，在客家擂钵里咚咚作响的一曲沸腾的、全民狂欢的文化交响。

“赣超”的魅力，90分钟的即时比分岂能装下？它的能量早已溢出绿茵场。想象一下，球迷赛前登临东江源头三百山，在飞瀑流泉间“吸饱天地灵气”，蓄满看球的洪荒之力；赛后漫步江南宋城郁孤台下，就着千年宋韵的月光，复盘赛场上的血脉偾张。一张“赣超”球票，就是打开江西“宝藏盲盒”的万能钥匙。

“苏超”珠玉在前，仅南京主场一场球，景区门票猛增255%，两万外省球迷跨省“赶场”。“赣超”一旦跑顺溜了，橙橙、云雾茶、玲珑瓷、银鱼干……这些“江西硬核特产”顺利搭上“足球”的特快专列，“一张球票撬动一条产业链”的奇妙魔法，水到渠成。这自发生长的经济脉搏，更显强劲有力。

人民的热爱，何须引导？只需一片自由生长的绿茵场。当赣南脐橙的鲜甜与球场的青草香“撞个满怀”，当赣江潮水推涌着看台呐喊声的山呼海啸——那一刻，“赣超”便在这片滚烫的红土地上，拥抱八面来风，拔节、怒放。这无需加冕的“超”级梦想，在千万颗为家乡擂响战鼓的心头，野蛮生长。

这里有太多的石，谷中比比皆是。躺着，坐着，蹲着，站着，斜靠着，半蹲半坐着；乳白，鹅黄，黛青，丹红，瓦蓝，竹青，银灰；或大或小，或方或圆，如猫眼，如黄犬，如骆驼，如船帆，散落一地，是女娲补天时遗弃的五彩石吗？

这里千岩竞秀，裸露谷底，岩崖上留下了许多形似春米石白的岩洞，这岩洞被称为“冰臼”，内壁光滑，四围布满了乳白色，十分壮美。中国地质科学院韩翰林教授认定，这些冰臼是在二百万至三百万年前由冰川作用而形成的。燕子岩内峡谷长约十二公里，处处可见这种冰臼景观。

燕子岩，你浑身散发出看似柔媚却又桀骜不驯的野性，倘若你渐渐地“文”起来，十年或百年后，又会怎样呢？

譬如，田螺岭本是虔城西北贺兰山顶上一座野性十足的小山岭，后来修建了郁孤台，台下才有了青砖黛瓦与高高的古城墙，后来又有了刺史李勉的望阙匾，又有了东坡的诗与稼轩的词，有了黄庭坚、刘克庄、戴复古、文天祥、王阳明、汤显祖的足迹，其野性便消失了。

譬如，石钟山本是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一座野性十足的小山峦，因为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苏东坡的《石钟山记》，曾国藩上谕的《石钟山楚军水师昭忠祠记》，也因为祠、庙、亭、楼与石刻，更因为陶渊明、谢灵运、魏徵、张九龄、颜真卿、孟浩然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渤、黄庭坚、陆游、朱熹、王守仁、翁方纲、彭玉麟的足迹，其野性也荡然无存了。

燕子岩，如果在你的柔美或妥帖的位置上安上亭、台、楼、阁、祠、庙，或者乍然多了类似郭熙的画、庾信的诗、永叔的文与绍兴的翰墨，你疯狂的野性还能留住吗？

孔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。”此时，我与同游者正享受你满山满谷滚滚不绝的野。同游者，卫权、济新、才佑、文英与吾妻也。

清晨的安远三鲜汤粉店，灶上正旺，雾气裹着鲜香直往上蹿。老板和食客聊着“苏超”的激战，回味着“村超”的烟火气：“我们赣州什么时候也有‘赣超’比赛？”曾是一句半开玩笑的期待，如今竟成了真。

7月13日晚，赣州“鸟巢”体育中心被激情点燃——赣州赛区“赣超”首战，东道主赣州队与萍乡队你来我往，攻势如潮拍岸。终场哨响，赣州队3:1力克对手，2.1万名球迷的呐喊几乎掀翻顶棚，热闹非凡。

“苏超”的魔力何在？它将江苏微妙地域较劲炼成了球场内外的良性竞争。“赣超”何尝不是如此？江西十一个地市如珍珠散布——赣南的客家山歌悠扬入云，环鄱阳湖的渔舟唱晚水墨天成，景德镇的千年窑火生生不息，樟树的药香沁人心脾……这些差异，不是

记游燕子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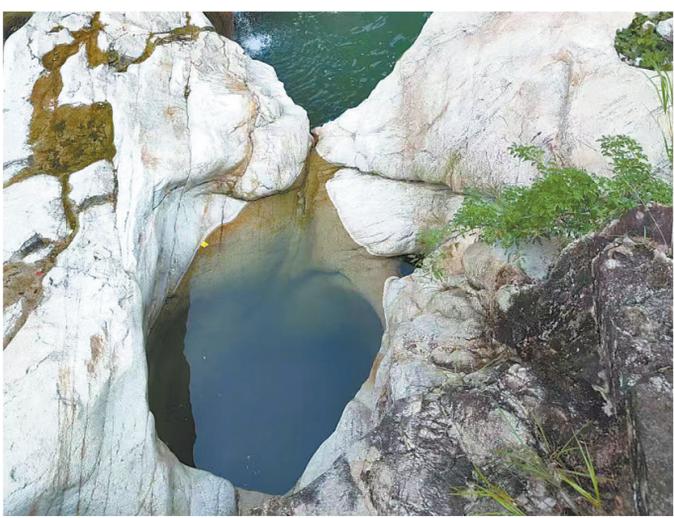
□谭新阳

周日，驱车至上犹燕子岩。

燕子岩在南岭的余脉中，这里崇山峻岭，有无边无际的绿，有跳动的红、浓郁的翠、汪汪的蓝与静默的白，更有从四处散发出来的野。我们被这野与色彩包裹着，抚慰着，冲刷着……三万六千处毛孔无一不舒帖、不畅快。

这里树多，石多，岩多，水多。水是燕子岩的魂，源源不绝地从V字形峡谷流来，在出口处汇聚成一汪深潭，稍作休憩，便汇入犹江、赣江与大海。这里潭水清澈见底，阳光直射无碍，鱼游来蹿去，石斑鱼、白鲩鱼居多。潭面如镜如玉，山、树、鸟与天空都融在了水里。我们沿溪谷纵步前行，水在脚下，有时静如处子，有时动似脱兔，溅珠喷玉，裂帛崩雪，或丁丁淙淙，或哗哗啦啦，或轰轰隆隆，似脱缰野马，如捣巢千军，浩浩荡荡，撼人心魄，大有栗深林兮惊层嶺之势。

这里四野都是树，山上、路旁、溪谷，有名字的、没名字的，让人应接不暇。松、柏、枫、梅、茶、槐、榕、楸、桂、楠、紫薇、水杉、丁香、楠木……古树枯藤，藤树相缠；新芽旧枝，枝芽相生。



燕子岩的冰白 雅欢 摄



峰山写生：山中所见 熊伟明 作

“走东家，串西家，喝擂茶，客情长。”在赣南，请人喝擂茶是邻里乡亲叙家常的纽带。一钵擂茶，几许情谊，客家人浓浓的人情味都融在这碗香喷喷的茶汤里。

擂茶古称“三生汤”，它的历史渊源颇深，可追溯到魏晋时期。关于擂茶，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。相传三国时期，刘备率兵驻扎江南，夏日炎炎，酷暑难耐，不少士兵中暑了，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。当地百姓得知后，便奉上一种用茶叶、花生、芝麻之类擂成的茶汤，士兵们饮后，中暑的症状竟神奇消失了，这茶汤就是后来的擂茶。

擂茶流行于宋时的南方，南宋诗人黄升曾写道：“道旁草屋两三家，见客擂麻旋点茶。”可见，在宋代，擂茶就用来招待客人了。现在，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等地仍有喝擂茶的习俗，且以客家人为忠实粉丝。擂茶，在客家人漫长的南迁史中，俨然成了行走的乡愁。

擂茶之所以香浓馥郁，秘密在于茶料。擂茶的用料主要有烘干的茶叶、炒熟的大米、炒香的芝麻、油炸的花生、豆子等，用料丰富至极。自然，依着个人喜好，还可以自由发挥，比如，有人爱喝芹菜擂茶，擂茶时必加一捧绿油油的芹菜。

客家的擂钵也极特别。黏土胚子烧成的陶钵，笨重、朴素，内壁刻着大大小小的牙迹，这些花纹有的如盛开的花朵，有的如汹涌的海浪，可又不是刀锋剑刃，用手摸摸，粗糙的，有种古朴的质感。这些纹路竟然能让花生之类的坚果“出逃无门”，就不必说擂钵了。一根木杵，多半用荔木等木质细腻的杂木，而我的家乡多样木，这种木料体形娇小，密实沉重，是取为擂钵的上等良木。

擂茶独特的地方在于这个“擂”字。将土陶擂钵洗净，把各种茶料倒入钵内，双手握紧擂钵顺着钵壁转圈，当然，这是初学者的擂法，但凡老练的，一手扶钵，一手擂茶，漂亮又潇洒。手越使劲，擂钵越听话，像一匹小马驹沿着钵壁疾跑起来，它脚下的茶料也跟着盘旋起来，像一堆浪花在跳跃。香味也在碾磨的热力下散发出来，一点点，一阵阵，愈磨愈浓，在空中飘散开去。这时，倒入新榨的木榨油，这些茶料就像上了黏合剂，牢牢地抱团，一起浸润在油香里，这叫擂茶团，我的家乡话叫“茶脚”。

有了木榨油的加入，茶脚的保质期就好像上了保险。燥热的仲夏，切开的西瓜都逃不过一天后馊掉的命运，茶脚却“容颜不改”，依旧“禀性难移”。待要冲泡，只需烧一壶开水，往擂钵里一冲，茶脚便炸裂出茶香、花生香、米香……各种香气撞击、冲荡，汇聚成流香的河……那丝丝缕缕的香气分子，就像一只只翩跹的蝴蝶，飞来飞去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赣南客家人的擂茶咸口、油重、料足、味浓，像极了赣南人敦

客家擂茶

□朱惠兰

到这毛毛糙糙的架势，连忙摆手说：“茶钵都要被你们捶坏哦！”又拿起擂钵擂起来。擂钵被她今天端来，明天端去，我们常常要费一两个星期才能喝上太婆擂的茶。太婆讲的故事也常常有头无尾，有时还张冠李戴，却令人着迷。

后来，太婆走了，就换成祖母擂茶。祖母喜欢喝擂茶，现在祖母已是耄耋之年，却仍有一头乌发，我想与擂茶不无关系。药书里讲擂茶具有益气养血的功效。之前，祖母常炖擂茶鱼头汤，鱼肉洁白，鱼汤碧绿，上面还浮起金黄的油点，这样的鱼汤像一幅山水画，意境悠远，让人不忍下箸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上火、肺燥，祖母都教我们用擂茶炖鱼，茶与鱼汤一同饮下，出不了两天，“火”就落荒而逃了。

若在冬季的雨天，喝上一钵擂茶，那真是惬意。热气腾腾的擂茶已经驱散身上大半的寒意，祖母再准备一个火塘，火塘里还烤上几个红薯，透红的木炭里散发着红薯的焦香。火塘旁，祖母纳鞋底，母亲织毛衣，我们一伙孩子吃果子，喝擂茶，风雨锁在屋外，屋里笑语连连。这样暖心的冬天很快过去，祖母收拾好剩余的茶脚，等来年春耕时节，冲泡茶水送到田头招呼请来的犁田人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祖母随祖父进城，唯一带走的家伙就是擂茶的器具——擂钵和擂槌，自此，我家从太婆手上留下来的擂钵和擂槌，那古老的擂钵和擂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那时，祖父有个同事新潮得很，买了一个手摇咖啡机，他颇得意地请祖父与祖母喝手磨咖啡。祖母闻着咖啡机那边传来的阵阵香味，也不禁想尝尝，她学着祖父扔进了两块方糖，搅匀后大口一口，满口苦涩。“当时，我一狠心，打个蛋咽下去，再也不碰第二口。我就和他说，这跟喝中药差不多，这洋货还不如擂茶！”祖母每每回忆起还痴痴地笑：“后来，我回请他们夫妻俩喝擂茶，他们喝得挺开心，一碗接一碗，最后都腆着圆滚滚的肚皮回去啦！”祖母性格颇豪爽，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无人未温。祖父离开我们已有十几年，但祖母每每擂了擂茶，总要冲泡一碗，置于以前祖父坐的桌前，就和他在时一样。

最近几年，祖母患病，擂钵和擂槌都蒙上厚厚的灰尘，我想喝擂茶，只能让母亲擂一些，但味道远不如祖母擂的。我请教祖母擂茶的秘诀，祖母说：“哪有什么秘诀呢，那时家家户户都兴擂茶，擂得多，就有了手劲，轻松拿捏，你妈那代人，不兴喝擂茶，擂得少，味自然就淡了。”

我什么时候能喝上祖母亲手擂的擂茶呢？没有答案。想到这，我鼻子突然一酸，泪就这样涌上眼眶。

暑天的恩典

□郭迪善

在四季更迭的轮回中，夏天以其独有的酷热与热烈，风风火火地从天空降临大地，成为自然界最为鲜明的特色。它不仅是自然界万物生长最为旺盛的季节，也是对人类意志与毅力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挑战。

谚语说，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，一不小心，人畜中暑。夏天，就这样以其高温炙热的特点，让人谈之色变，恨不得逃离这烈日暴晒的季节。然而，于广袤田野间那些生机勃勃的农作物而言，夏天却是对大自然万物生长格外的慷慨和恩赐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曙光轻盈地冲破夜幕，暑天的序曲便在田野上欢快地奏响。在烈日炎炎下，万物似乎都在疯狂地生长着，树木更加葱郁，花草更加茂盛，而农田里，稻子、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蔬菜瓜果等农作物，在充足阳光与雨水的滋润下，更是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，它们尽情地伸展身躯，贪婪地汲取着阳光雨露，茁壮成长，逐渐走向成熟，年复一年地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。

走进蔬菜园里，宛如踏入了一个五彩斑斓、如梦如幻的童话世界。一排排嫩绿的黄瓜、苦瓜、冬瓜、瓠子、豆角挂在竹藤架上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欢快地荡着秋千，它们每天在一点点的生长、变粗、变大、变成熟。而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等，在阳光的呵护下，竞相生长，用各自独特的形态和色彩，诠释着对暑天的热爱，以丰收的果实回报着暑天的恩典。

来到一片果园，犹如进入一个凉爽的秘境，清风吹来，阵阵清香沁人心脾。甘甜诱人的气息，仿佛是暑天里清凉的音符，瞬间驱散了盛夏的燥热。这些瓜果，在暑天的怀抱中完成了从青涩到成熟的华丽蜕变，它们用自己独特的味道，为暑天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甜蜜，让人们在这炎热的季节里感受到生活的幸福。

稻田里，一片金黄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，仿佛在诉说着成熟的喜悦，又像是在向农民们发出丰收的召唤。随着小暑、大暑节气的来临，田野里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——“双抢”，即抢收抢种，也叫夏收夏种。

在农业机械化还很少推行的年代，学校放暑假后，我们这些小伙伴便成了家里的补充劳动力，与大人们一道投入到紧张的“双抢”战斗中，起早贪黑地割禾插秧、犁田耙田，既锻炼了劳动能力，又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家里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。

那时候，大人常讲的谚语“大暑不割禾，一夜掉一箩”，使我们懂得了抢收抢种任务的艰巨和农时的紧迫性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。大家按照分工，割禾、打谷、晒谷、犁田、拔秧、插秧……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，抢时间、争进度、与时间赛跑。这边刚收割完早稻，那边就有人犁田耙田，整理好稻田，下午接着就插晚稻秧苗。他们的双手磨出了茧子，手脚沾满了泥土，汗水浸透了全身，也顾不得歇息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在这炎热的暑天里付出辛勤的努力，才能在秋天收获满满的希望。这样的劳动情景，正是诗句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真实写照。

季节的变换，宛如大自然精心编排的一场戏剧，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角色和使命。夏天，作为这场戏剧的重要一幕，用它的炽热与慷慨，滋养着每一寸土地，孕育着每一株农作物，为大自然，为人类，赐予了无上的恩典与丰厚的馈赠。